

# 中山大學中文系《文與哲》 （孔仲溫教授紀念專號）序

雷僑雲\*

自先夫孔仲溫先生於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任上棄世，於今已有三年八個月之久，承蒙中文系同仁對先夫的情誼不渝，意欲以系學報「文與哲」第三集作為先夫紀念專號，於茲感念不已，故為文撰序以答謝忱。

## 壹、與中山大學結緣

### 一、緣起

第一次聽到「中山大學」，是在陳新雄老師家裡，當時中山大學在李煥先生的籌畫下創校，為了中山大學在學界的地位，李先生對於各系所主任的聘任人選非常審慎，中山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應該聘誰呢？李先生請當時國學界的大師林尹先生推薦人選，林先生向李煥先生推薦了當時任教於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的陳新雄老師。陳新雄老師以為一位有所為的校長是值得追隨的，但是為求系所的發展，能夠得到學校完全的支持，希望系主任的聘請是校長親自登門敦聘的。可惜陳新雄老師等待了一段時日，遲遲沒有等到李煥先生的造訪，林尹先生雖然向陳新雄老師表示不必做這樣的堅持，可以邀請李煥先生與陳新雄老師一塊到家中相見，但是陳新雄老師表示「士為知己用」，強調如果李煥先生能親自登門，必然以校為家，專心在中山大學培養中文人才。在

---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堅持的歲月中，李煥先生為中山大學中文系聘請了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龍宇純先生為系主任，陳新雄老師與中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一職擦身而過，當時陳老師對先夫仲溫說：「如果當時我去了中山大學，我要帶去的人就是你。」

民國七十九年仲溫任教中山大學中文系，八十七年仲溫得到中文系系所同仁的支持，擔任系主任的職務，陳新雄老師十分欣慰的說：「我當年沒有當上系主任帶你到中山大學任教，而今你到中山大學任教，又當上系主任，我很安慰。」仲溫秉持著陳老師對系主任一職的觀念，服務同仁、為學生營造最好的學習環境，謀得最好的學習條件，開創最寬闊的就業市場，讓學生未來有升學、任教與從事傳播事業的選擇。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仲溫從靜宜大學轉任東吳大學，爾後來到中山大學，陳新雄老師是善教的人師，而仲溫是善繼老師志向的學生，這樣的感情是仲溫與中山大學結的第一段情緣。

## 二、緣定

仲溫是陳新雄老師指導的學生，與師範系統的學長姐們有同門的情誼，又因為他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且得到的是政治大學文學碩、博士學位，所以與國學界的學者們大都熟稔，在教學與研究的過程中，得到師長們不少的關懷與照顧。

仲溫第一所任教的學校是靜宜學院，當時中文系在系主任董金裕先生的領導下，生氣蓬勃，團結和諧，仲溫和當時一起任教的同事們都懷抱著教學的熱忱，成為莫逆之交。

鮑國順教授自往中山大學任教之後，靜宜同事們受到禮聘，徐信義、徐漢昌等教授先後都到中山專任，仲溫也考量父母親久住高雄，年已老邁，需要子女就近照料，倘若能與志同道合之友人一起任教中山，是何其有幸的事！承蒙鮑國順教授的推薦，以及戴景賢系主任的接納，教授同仁們的同意，民國七十九年仲溫接聘，隻身來到西子灣這風景如畫的中山大學中文系專任。



民國八十年這新的一年，小學四年級的大兒子令文在寒假作業裡提出他的新年新希望，他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希望從今以後，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爸爸！」

對一個十歲大的小男孩來說，他正處在英雄崇拜的歲月裡，需要父親大量的關愛與陪伴，可是自出生除了他九歲這一年，因為仲溫任教東吳大學住在台北，可以朝夕相處之外，由於仲溫長年任教台中靜宜女子學院，而今又遠到高雄教學，父子難得有共處的機會，怎不令人感傷呢！對於令文提出的新年新希望，做母親的我銘感於心，耿耿於懷，終於下定決心，舉家南遷中山大學，期盼他們可以共享父子天倫。民國八十年七月十四日，我們搬進中山大學丙舍的單身宿舍，一家人擠在小宿舍裡，開始過著全家團圓的溫馨生活。

是父母的呼喚，也是仲溫的孝心；是學長的提攜，也是仲溫的理想；是兒子的需要，也是仲溫的慈愛；我們一家人就此緣定中山，和所有的中山人一樣，在海堤上看著滾滾的浪花，數著燦爛的星星，享受著一家人朝夕相處的天倫親情。

### 三、幸福

人生最得意莫過於家庭、事業兩相宜！仲溫安居在中山，父母可以按時問候，子女可以日日叮嚀；研究工作可以孜孜不懈，學生教學可以諄諄有成；爾後擔任中文系系主任一職，由於校長劉維琪先生能夠給予肯定，對於系所的需求，莫不鼎力支持，而同仁之間互相支援，系務的推動更是合作無間！當中山中文系廣受學界肯定、學子歡迎，排名逐年上升之際，想來正是仲溫得長官賞識、同事認同，教學上樂得天下英才之時，事業蒸蒸日上，心情是何等的快樂！當然也正是他外可兼顧事業，內可奉事父母高堂，撫育二子稚幼，是內外得兼、人倫親情敦厚之際，生活是何等的溫馨！

雖然精神生命是可以永恆的，無奈軀體生命卻是脆弱而有天限的，就在這美善的精神生活中，仲溫不慎在民國八十七年的七月間扭了腰，傷及筋

骨！自此，在這有意義但忙碌的生活之中，伴隨著他逐一完成各項本分工作的，是那一陣陣扭筋傷骨的痛楚，和一股股堅強無比的毅力，他不斷地以任上工作的圓滿、使命的達成、學生的精進、同仁的和諧、系務的推廣、學術的交流、校譽的提升以及文化的推動和教學研究的成果，來平衡軀體的辛苦！

在他有心的耕耘下，他精神生命的收穫是豐盛的，但是在他日夜兼程的付出後，讓他窮盡了軀體生命的膏脂。就在時序進入八十九的那一年，仲溫因不忍心關愛他的親朋好友、師長學生們，長期以來都為他的腰傷和背脊的疼痛憂慮著，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卸下心中的擔子，他決定悉遵叮囑，到醫學院密切配合醫生做檢查，期盼在這仔細的科學驗證後，可以寬慰所有愛他的人！

思維，原只是扭到腰背的傷，雖然在醫療進行中，又不慎傷及脊椎，但是這種疲勞過度傷筋挫骨的病痛，是可以假以時日醫療痊癒的！於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日仲溫勇敢地進入醫院開始作第二波的檢查，不意在始終查不出醫生所謂「一定」有癌細胞的狀況下，醫生表示小問題放大，要做一個肺部支氣管的內視鏡擴張術，說是要取個痰做化驗，沒想到竟導致仲溫當下呼吸衰竭，送入了加護病房。

雖然仲溫進入加護病房十五天就過世了，但是回顧他往生之前，在加護病房的十五天裡，可說是仲溫生命中最煎熬的日子，然而該也是仲溫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吧！常想自古以來即便是帝王將相，好像也沒有哪一個人，能像他一樣，在臨終之前，受到這麼多人實質上的關愛！

在加護病房一天只有兩個探病的時間，加護病房外中山大學中文系的系所學生，卻是全天二十四小時輪班的守候著，有他們的守候相伴，仲溫和我也有了心靈上的後盾。

不論是上午或下午，加護病房內半個小時的開放時間，仲溫的研究生都三人一組，連我一共四個人，一起為仲溫按摩做四肢的運動，在這接手替換



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學生們對仲溫熱切的愛意，為我們在寒冬帶來溫暖，有股春生的力量。

一批批探病的人潮，除了有親愛的親人，還有仲溫敬愛的師長、長官與情誼深厚的同仁、朋友，每每仲溫握手傳情的時候，情緒都無比的悸動，我清楚的意識到，他們對仲溫在精神上的鼓舞，為我們激起生命的漣漪，留下心靈的感動。

在這十五天當中，我看著仲溫的學生，我哭泣！我沉思！我歡笑！我堅強！我深刻地體悟到學生是仲溫在中山所以幸福的最大根源。

這一天，我哭了，在我的心裡！

仲溫早期教過的學生，而今已任教大學，站在病床邊，她希望能幫老師按摩，但仲溫揮揮手拒絕她，她哭了，說道：「老師！我好不容易今天才能來看你，你就讓我按一下吧！」我心裡落著淚，對仲溫說：「你就讓她按一下吧！」按了幾分鐘，仲溫又揮了揮手，再次婉拒，學生又哭了，說：「老師！就讓我按到會客時間結束吧！時間是那麼的短！」我心裡又落下淚來，又一次對仲溫說：「就再讓她再按一下吧！」

這一天，我沉思著，在我的腦海裡！

仲溫在病榻上為生命搏鬥，但護念中山的忠誠似乎始終不減，一覺醒來，急呼素琪，要她繼續為中山大學盡心盡力，素琪神情專一地執筆記事。此刻，我陷入沉思……，想到那天桌上一碗黃澄澄油亮亮的鮮雞湯，是怡心在夜裡一滴一滴，滴出來的雞精，……她們兩位是仲溫的學生，也正是幫助仲溫處理系務工作的得力助教，這兩年多來仲溫有她們的協助何其幸運，而我是多麼的感激，我沉思著……

這一天，我笑了，在我的臉上！

高師大國文系的學生吳幸佩、李雅嵐到醫院來看我，也來看她們的師丈，帶來的花束，病房沒有放置的地方。一同來到中山同學的守候處，我國文系的學生，看到中山的學生，突然提議想加入輪班的行列。聽中山的同學吳智雄是怎麼說的？他說：「老師的學生現在都已經從高雄排到台北去了，你想插都



插不上啦！」隨著我們國文系同學既訝異又靦腆的表情，我笑了！學生是我們教育的成果，也是人類生命無限永恆的希望。

這一天，我的表現夠堅強，不論是人前或是人後。

仲溫在交代遺言時，說道他死後要將骨灰放在佛光山上。消息傳開，佛光山上的法師前來關心、誦經，而中山同仁江素卿女士更是多方關照，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師母！老師往生的時候，妳千萬不要哭喔！」我以堅定的口吻說：「不會，我不會哭的，妳放心！」素卿表示仲溫要將骨灰放在佛光山上，就要依佛教儀式舉行喪禮，佛教規矩有人往生時，生者不宜哭泣，會令往生者不能安然離去，我尊重仲溫的決定，自然一切依禮行事！

四月七日凌晨，仲溫與世長辭，我雙手緊握著仲溫的左手，身後的學生林勝彩扶住我的雙肩，眼看仲溫肺部噴出的鮮血紅透了整個膠管，全身的皮膚，更是鮮紅地鼓脹著，隨著仲溫軀體的起伏、顏色由紅轉淡的變化，我全身顫慄著，勝彩附耳說道：「師母你要堅強！」我沒有言語，我內心安定，我知道這是仲溫生命中神聖的一刻！爾後戴俊芬在我身後說道：「師母！你千萬不可以倒下去，否則我們全部都完了！」我深知仲溫對這些學生的重要，我不會倒下去的，我還要堅強的面對未來的歲月，接受仲溫的託付，看著仲溫親愛的兒子令文、令元和這些寶貝的學生們日益茁壯！

#### 四、圓滿

仲溫過世在系主任任上，治喪委員會由劉維琪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周昌弘先生、林財源先生擔任副主任委員，林慶勳老師任總幹事，副總幹事是由好友徐漢昌先生和李添富先生擔任！其餘委員也都是仲溫學界的師長與友人！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晨，佛光山萬壽園的法師們來到家中，將仲溫的靈骨與牌位迎到高雄市立殯儀館的景德廳，同時有兩部校車及兩部公車由中山大學發車到景德廳，帶來參加仲溫告別式的好朋友們！

八點二十分家祭開始，我是家屬代表，拈香、獻花、獻果向仲溫致意，一篇家祭的祭文意真情切，逐字唸來，心慟手顫！

八點五十分佛光山的法師們開始引領眾人誦經回向，法音悠揚，不絕於耳！繼而心定和尚講法開示，場面莊嚴肅穆！

九點十五分公祭開始，廳內祥和寧靜，瑞氣繚繞，仲溫親愛的老師、長官、同事、學長、鄰居、朋友和學生們，都一一上香、獻花、獻果為仲溫祝禱，告別的祭文篇篇令人動容，好不哀痛！……仲溫就在這片情意濃蜜的祝禱聲中，走完了人生最後的一程，下午四點靈骨奉安到佛光山萬壽園裡，晚上六點神位安奉在鼎華路的家中。

仲溫的生命圓滿在他中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任上，他擁抱了中山大學長官、同仁和學生們的真愛，他將永遠活在這些愛他的人的心裡，這是幸福的止境，是他與中山文學緣分的圓滿。

## 貳、沐仲溫君子之德

先夫孔仲溫先生，是筆者就讀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文學組的直屬學長，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子孫，師事陳新雄先生。仲溫在小學的領域中沉潛有得，於文字、聲韻、甲骨、金文、竹簡皆有論述，學術成就頗受肯定，至於吟詩、唱詞、誦文章，堪稱絕妙，偶有文章詩作，亦得好評，為人行事更見儒者風範，誠彬彬學者、謙謙君子，如此殊榮，端賴從師而學，傳承有得！仲溫平日持學態度嚴謹，勤讀、苦學，常自言道：「不耕硯田無樂事，非撐鐵骨莫支貧」，強調這樣的生活必定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才會「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身為學妹的我知之甚深，頗有孺慕景仰之情。

筆者師事潘重規先生、葉詠俐女士，蒙師栽培，撰就碩、博士論文《敦煌兒童文學研究》與《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得以任教中文系立足中國文學學術界。然而讓「中國兒童文學」登上大學的殿堂，成為中文系的一門學科，且是



今日兒童文學的工作者，以及中小學教師、家長們，不可輕忽的本國文學教育課題。除恩師福蔭之外，實根源於仲溫常以學長的身分關懷鼓舞、指導筆者於茲立論、著述，勇於發表。仲溫更熱情地向當時靜宜中文系前後期主任董金裕老師、顏天佑先生，推薦筆者開設「兒童文學」課程，得董老師大力支持，顏主任首肯，終於民國七十一年得聘靜宜女子學院中文系兼任講師，教授「兒童文學」。仲溫與筆者所學領域雖有門類的不同，但是他常以「國家需要人才」為理由，強調文學教育的重要，並且與筆者時時交流教學的心得，切磋輔導的原則，並琢磨傳道的理念。

仲溫八十九年臥病床榻，時刻還關心著筆者的教學，要我安心上課，不要耽誤學生的學習，臨終前對筆者升等論文一事還惦記著，表示如果身體好起來，一定幫我加油；仲溫逝世後，我們在九十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夢中相伴同遊，他叮囑我應該開始撰寫升等論文了；隔年的二月二十七日，筆者以《中國兒童文學·教育理論與輔導教學》一書，提報國文系教授升等，於今年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教師節後一天，得到系裡通知教育部教授升等通過的訊息！

消息傳來或可寬慰父母師長、親朋好友的關懷之心！但仲溫始終關心的是筆者的研究與教學，一如當年仲溫問到我對他這輩子最大的期許是什麼？我深知他最愛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因此回答他說：「我這一輩子對你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你做一個有學問、值得學生尊敬的好老師。」時至今日仲溫已功德圓滿，而我也以此自勉，願前仆後繼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肩負起一個傳統讀書人的神聖使命，完成我們在華岡求學時，從校歌中所編織出的人生共同理想。

### 參、師門薪火望傳人

仲溫是至聖先師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子孫，譜名「祥智」，師事陳新雄先生，先生賜字「即之」，仲溫自治學以來，一向以中國文化道統的研究教學為



志業。感念仲溫平日對孔學的傳承、師門的維護與師道的尊崇，在「文與哲」紀念仲溫的專刊序言中，我謹獻上近日教學紀事一得於后，一方面與仲溫重溫攜手共勉、志同道合的快樂時光；另一方面，願與中山中文系的同學、朋友分享筆者在國文教育系統中的部分文學教育理念，附和仲溫當年於系主任任上，期許同學們在學術研究與傳播事業發展外，另一條中山中文人的出路，那就是選擇做一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師。

近日有感於教育的功能不彰，導致社會風氣的敗壞；師生關係的疏離，嚴重影響到文化的傳承！筆者客觀考量中國文化傳統的文學教育，雖然有歷史可以做見證，證明它是經得起時代洪流考驗的傳統教育，有著中國社會人人不可或缺的教学內容，是中國文化精神所以能夠傳承的不二法門。

但是，果如孔子所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切成功的關鍵在「人」！今日國文老師對教材教法的掌握，固然是教師一定要講求的專業素養，但是筆者以為學生敬業的態度，更是決定文化傳承成敗的關鍵。在楊信雄老師的鼓勵與學生們認同的情況下，我在「教材教法」這門課程中，開始宣揚且實施我的教學新理念，要求上課學生做全面多層次筆記的課業學習。

每堂課都有同學分別負責逐字稿筆記、筆記式筆記和大綱式筆記，期盼學生在敬業的學習中，透過筆記，白紙黑字反覆推敲、積極問學，以明瞭老師的心志，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並永繼文化的傳承，進而能夠展現教育的功能，端正社會人心，美善人倫關係，形成台灣善良淳美的風俗習尚，奠定台灣長治久安的經濟發展基礎，完成讀書人學以致用，報效國家這任重道遠的神聖使命。

此一教學理念實施的時間並不長，但學生勤學敬業的精神，已然令人欣慰。今僅附上高師大國三甲楊淳淳同學，在今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教材教法」課程時所做的筆記式筆記，為筆者此一教學成果舉隅，請仲溫與我分享近日研究的心得與教學的實況：

## 教材教法十一月十七日上課筆記

國三甲 49011039 楊淳淳

李金城《中學國文教學的藝術》第八頁：

「且在觀念上，要能主客易位，需知道教師的教，全是為了學生的學，所以需要完全配合學生，遷就學生；學生需要學些什麼，則教師就該教些什麼；學生該怎麼學才會，則教師就該怎樣指導他。所以『學生中心』的教學，即教師要能時時顧及學生的需要、能力及興趣。」

- 「且在觀念上，要能主客易位，需知道教師的教，全是為了學生的學，所以需要完全配合學生，遷就學生。」

### 一、教師的教？學生的學？

因為儒家重視的是「人倫」也就是「常」的關係，因此，在這種平等關係之下，我們所取的是好處，防範的是缺點，以求達到「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的境地，而達到這種目的的關鍵在於「人格」：

1. 以老師為主的教學有好處：

「師嚴而後道尊」→好教學

2. 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有好處：

滿足學生當下的需求。

但是儒家講求的是君子之教，也就是君子有節的教育。

（節的意思：一般人當作「節制」；引申為「合宜」的作法，這也就是義行，不論站在那個角度，都採取正面的意義，從事教學的工作。）



## 二、要不要遷就學生？遷就的範圍在哪裡？

學生想在課堂上發問，但是已經講了十分鐘，而且越講越沒有道理，越顯現出他人格的下滑，這時候，為了避免其他學生覺得他很差，因此要阻止他，不能遷就他，否則就是對不起他。並且，要告訴他，說到這裡就可以了，其餘私下再談。

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有「分寸」，「長幼之分」。真正的教學是要「成全」，而非遷就。成全學生成為「如玉君子」——有德行，有操守，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因此做老師的要提升自己，拿捏分寸，達到君子「時中」的教育，才是配合學生成長，而不是遷就學生，使紀律變壞，試想，紀律是將來可以團結的保證，如果，沒有紀律，那還有什麼呢？

- 「學生需要學些什麼，則教師就該教些什麼；學生該怎麼學才會，則教師就該怎樣指導他。」

原則是對的，老師要有智慧可以判斷學生需要的是什麼，並且要幫助學生擁有這些能力，並且，老師要懂得客觀去聽，否則會不知道學生需要的是什麼。例如：

1. 有一個美術系的學生說了，他很想交一個女朋友，然後每天抱一抱會有幸福的感覺。

→ 情感滿足就會有無限力量，可以成就其它事。不可以隨便罵學生這樣是不對的，是好色的。

2. 有一個德明商專畢業的學生說他在金融市場工作，每個月賺六十八萬。錢太多，花不完。

→不止要滿足物質的生活，更要進一步的滿足精神的生活。

3.曾對銘傳的學生說：「妳們會是最好的幹部，但是不容易成為最好的主管」：

因為銘傳的學生都很厲害，一個人可以當十個人用，但是這樣的人當主管，如果道德不夠，會變成看誰都不習慣，不能體會到別人的需要，不能知道別人的難處，所以說太優秀的人不能當主管；覺得別人很笨，也不能當主管。就像有一些老師，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優秀，覺得學生很笨，這樣的老师就不是一個好老師，因為這樣的老师不能夠讓學生成長。身為一個好老師，不只要修業，也要修德——也就是說要德業兼修，品德學業兼修，這樣才是得道的好老師。（道——品德，是不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也。）

### 一、君子居其位，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

君仁→以寬容的心來體貼對方的特殊狀況。

臣忠→本來做不到，但是會盡力達成目標。

君子是服務小人的，因為要在小人困苦的情況下，幫助他脫離困境。這就是觀念的問題，如果不符合道統，就要端正，否則用隨便的態度，是對不起學生的。因此，在此又應證了，要成就學生，而非遷就學生。

例如：

- 1 師丈到靜宜教書，有一個人就說了，學生很爛，隨便教教就可以了。但是，師丈並不這樣認為，老師不是要跟著學生一起爛，而是要想辦法提升學生的素質，改變學生的層次，因為抱持著這種想法，因此，師丈的學生成績斐然。
- 2 有學生考上研究所，打電話到老師家，說要第一個告訴師丈，因為，在讀書準備考試的過程中，這個學生說她只要一想到她的老師上課認



真，對學生的期望也高，就能夠振作三個小時，就這樣三小時、三小時的累積，她考上了研究所，因此特別感念師丈。

## 二、在教學的過程中，再高妙的技巧，都不會超越「真誠」。

就像教國文的同學要具備解惑的能力，要有耐性，因為文學的教育是全備的，「學以致用」才能解決問題，也才能讓學生了解品德、學業、生活、生命的價值。孔子對顏回有很高的期望，也就是因為他能夠聞一知十。我們在教學上也要注意增加層次，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照顧到不同層面的含義。能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讓學生完全了解那個問題的核心。如果我們講的不是真理，那麼即使說給三歲小孩聽，我們也會怕，但是如果我們說的是真理，即使是說給總統聽，或是說給一百歲的老人聽，我們都因為有自信而不感到害怕。有深度才有萬千氣象。

## 三、有人說現今的台灣是一種速食文化。

用這種觀點來看待教育，是不行的。因為教育是一種醞釀的歷程，是需要時間的，如果一個老師都沒有把握導正學生的思想，讓他們知道，並且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外黃內白的香蕉，這樣的教育是失敗的。因此在觀念的釐清中，我們可以用一個又一個的例子來告訴學生我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因為有深度才有高度，全方位的輔導學生，可以深入淺出，運用自如。

## 四、「傳道、受業、解惑」的輔導。

我們必須注意到用這種方式指導學生，而不適用西方的方式去輔導學生，否則會為自己帶來困擾。我們必須在確定師生關係的情況下對學生進行輔導，就算解惑之後，還是維持著師生關係，不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就像庖丁解牛十九年之後，刀還在，宛如新刀的刀刃。

如果是西方的輔導方式，先強行介入學生的生活，培養了感情，這樣會變得糾纏不清，會危害到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甚至會讓自己的生命造成危險。這

就是所謂的「掌握根本」，這樣本立而道生，一輩子都有一個可以解惑的老師，一輩子都可以得到幸福。中國人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因為我們重視的是人倫關係，教學是為了孩子創造契機，而不是帶來問題。

- 「所以『學生中心』的教學，即教師要能時時顧及學生的需要、能力及興趣。」

### 一、顧及學生的能力：

有人以為不能勉強學生，但是，如果教學沒有彈性，就不是教育了！其實教育是掌握學生的可塑性，教導他們如何防範於未然，教學就是要讓學生有面對困難、解決困難的能力，如果學生沒有可塑的學習能力，如何教導他們面對困難，解決問題？所以學習可以因老師的勉勵而向上提升的。

### 二、顧及學生的興趣：

老師要為學生建立正當的、正面的、健康的興趣，以取代將來可能不正常的發展，因為我們要的是「百年樹人」的教育。只要是人就會有興趣，要尊重學生的興趣，讓學生的學習和興趣作完美的結合，為學生找到合適的興趣，這也是教育的智慧。身為一個老師，要能夠面對各種現象，作最好的安排！

孔家仲溫媳婦

雷僑雲 謹誌於高雄溫雲樓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